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八十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五十三

顧和

顧和字君孝侍中衆之族子也曾祖容吳荆州刺史祖相臨海太守和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

令聞為州别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王導為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為然和嘗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内之俊由是遂知

名既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為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導咨嗟稱善累遷司徒掾時東海王沖為長水校尉妙選僚屬以沛國劉耽為司馬和為主簿永昌初除司徒左曹椽太寧初王敦請為主簿遷太子舍人車騎參軍護軍長史王導為揚州請為別駕所歷皆著稱遷散騎侍郎尚書吏部司空郄鑒請為長史領晉陵太

守咸康初拜御史中丞劾奏尚書左丞戴抗贓汙百萬付法議罪并免尚書傅玩郎劉傭官百僚憚之遷侍中初中興東遷舊章多闕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和奏舊冕有十二旒皆用玉珠今用雜珠等非禮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璇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先是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内外皆奉詔和獨上疏以為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勳第舍供給擬於戚屬恩澤所加已為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比惟漢

靈帝以乳母趙嬈為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且君舉必書將軌物垂則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從之轉吏部尚書頻從領軍將軍太常卿國子祭酒康帝即位將祀南北郊和議以為車駕宜親行帝從之皆躬親行禮遷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書勑諭特聽暮出朝還其見優遇如此尋朝議以端右之副不宜處外更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憂去職居喪以孝聞既練衛將軍褚裒上書薦和起為尚書令遣散

騎郎喻旨和每見逼促輒號咷慟絶謂所親曰古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祇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殉義吾在常日猶不如人况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於萬分祇足以示輕忽孝道貽素冠之議耳帝又下詔曰百揆務殷端右總要而曠職經久甚以悒然昔先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賈諸公皆釋服從時不獲遂其情禮况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尚書令禮已過祥練豈得聽不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和表疏十餘上遂不起服

閑然後視職時南中郎將謝尚領宣城内史收涇令陳幹殺之有司以尚違法糾黜詔原之和重奏曰尚先劾姦贓罪入甲戌赦聽自首減死而尚近表云幹包藏姦猾輒收行刑幹事狀自郡非犯軍戎不由都督按尚蒙親賢之舉荷文武之任不能為國惜體平心聽斷内挾小憾肆其威虐遠近怪愕莫不解體尚忝外屬宥之有典至於下吏宜正刑辟尚皇太后舅故寢其奏時汝南王統江夏公衛崇竝為庶母制服三年和乃奏曰禮所

以軌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統斯人倫之紀不二之道也為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于周典按汝南王統為庶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衞崇本由疎屬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閭閻許其過厚談者莫以為非則政道陵遲由乎禮廢憲章穨替始於容違若弗糾正無以齊物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祗王命應加貶黜詔從之和居任多所獻納雖權臣不茍阿撓永

和七年以疾篤辭位拜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尚書令如故其年卒年六十四追贈侍中司空謚曰穆子淳歷尚書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左衛將軍

袁瓌　子喬　喬孫山松　瓌弟猷　從祖準　準孫耽　耽子質　質子湛　湛弟豹

袁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曾孫也祖父竝早卒瓌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為江淮間縣拜呂令轉江都因南渡元帝以為丹陽令中興建拜奉朝請遷治書御史時東海王越尸既為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

魂葬越朝廷疑之瓌與博士傅純議以為招魂葬是謂埋神不可從也帝然之雖許裴氏招魂葬越遂下詔禁之尋除廬江太守大將軍王敦引為諮議參軍俄為臨川太守敦平為鎮南將軍卞敦軍司尋自解還都游于會稽蘇峻之難與王舒共起義軍以功封長合鄉侯徵補散騎常侍從大司農尋除國子祭酒頃之加散騎常侍于時喪亂之後禮教陵遲瓌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以弘遠代明禮學以統後生所以導萬物之

性暢為善之道也宗周既興文史載煥端委垂於南巒
頌聲溢於四海故延州聘魯聞雅而歎韓起適魯觀易
而美何者立人之道於斯為首孔子恂恂以教洙泗孟
軻係之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存禮讓之節
時或有之曏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漸頹庠
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籍莫啟有心之徒抱志無由
昔魏武帝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廢鞍覽卷投戈吟
詠況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涖事朝野無虞

江外謐靜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然無聞洋洋之美墜於
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
經籍闡明學義使諷誦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是則
是詠豈不盛哉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
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
也以年在懸車上疏告老尋卒追贈光禄大夫謚曰恭
子喬嗣
喬字彥叔初拜佐著作郎輔國將軍桓温請為司馬除

司徒左西屬不就拜尚書郎桓溫鎮京口復引為司馬領廣陵相初喬與褚裒友善及康獻皇后臨朝喬與裒書曰皇太后踐登正祚臨御皇朝將軍之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至於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而況策名人臣而交媟人父天性攸尊亦宜體國而重矣故友之好請於此辭㳫絲之變墨翟致懷岐路之感楊朱興歎況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也平昔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懽隨時事而替雖欲虛詠濠肆

脫落儀制其能得乎來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寸晷事亦有之夫御器者神制衆以約願將軍怡情無事以理勝為任親仗賢達以納善為大執筆惆悵不能自盡論者以為得禮遷安西諮議參軍長沙相不拜尋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時桓溫謀伐蜀衆以為不可喬勸溫曰夫經畧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於胸心然後舉無遺算耳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為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泝

流萬里經歷天險彼或有備不必可剋然蜀人自以斗
絶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
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
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覦此又似是而
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為内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
越逸江諸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蜀土富實號稱天
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不能為害然勢據
上流易為寇盜若襲而取之者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

也溫從之使喬以江夏相領二千人為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為戰者也今分為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為然即一時俱進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因麾而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長驅至成都李勢既降勢將鄧定隗文以其屬反衆各萬餘溫

自擊定喬擊文破之進號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年三十六溫甚悼惜之追贈益州刺史謚曰簡喬博學有文才注論語及詩并諸文筆皆行於世子方平嗣亦以軌素自立辟大司馬掾歷義興瑯邪太守卒子山松嗣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著後漢書百篇衿情秀遠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

三絶時張湛好為齋前種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山松歴顯位為吳郡太守孫恩作亂山松守滬瀆城城陷被害

猷字申甫少與瓌齊名代瓌為吕令復相繼為江都由是俱渡江瓌為丹陽猷為武康兄弟列宰名邑論者美之歴位侍中衛尉卿猷孫宏見文苑傳

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注喪服經官至給事中準子沖字景玄光禄勲沖子耽

耽字彦道少有才氣俶儻不羈為士類所稱桓温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畧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彦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絶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彦道不其通脫若此蘇峻之役王導引為叅軍隨導在石頭初路永匡術賈寧等皆峻心腹聞祖約奔敗懼事不立迭說

峻誅大臣峻既不納永等慮必敗陰結於導導使耽潛說路永使歸順峻平封秭歸男拜建威將軍歷陽太守咸康初石季龍游騎十餘匹至歷陽耽上列不言騎少時胡寇强盛朝野危懼王導以宰輔之重請自討之既而賊騎不多又已退散導止不行朝廷以耽失於輕妄黜之尋復為導從事中郎方加大任會卒時年二十五

子質

質字道和自澳至質五世竝以道素繼業惟其父耽以

雄豪著及質又以孝行稱官歷琅邪内史東陽太守質

子湛

湛字士深少有操植以沖粹自立而無文華故不為流

俗所重時謝混為僕射范泰贈湛及混詩云亦有後出

雋離羣頗騫翥湛恨而不答自中書令為僕射左光禄

大夫晉寧男卒於官湛弟豹

豹字士蔚博學善文辭有經國才為劉裕所知後為太

尉長史丹陽尹卒

江逌　從弟灌　子績

江逌字道載陳留圉人也曾祖蕤譙郡太守祖允蕪湖令父濟安東參軍逌少孤與從弟灌共居甚相友悌由是獲當時之譽避蘇峻之亂屏居臨海絕棄人事翦茅結宇耽翫載籍有終焉之志本州辟從事除佐著作郎竝不就征北將軍蔡謨命為參軍何充復引為驃騎功曹以家貧求試守為太末令縣界深山中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為阻前後守宰莫能平逌到官名其魁帥厚加

撫接諭以禍福旬月之間繈負而至朝廷嘉之州檄為
治中轉别駕遷呉令中軍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為諮
議參軍浩甚重之遷長史浩方修復洛陽經營荒梗逌
為上佐甚有匡弼之益軍中書檄皆以委逌時羌及丁
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逌擊
之逌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
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
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

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少敗及桓溫奏廢浩佐吏逌遂免頃之除中書郎升平中遷吏部郎長兼侍中穆帝時修後池起閣道逌上疏曰臣聞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臺浚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以弘於皇之尊彰臨下之義前聖創其禮後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營斯事周宣興百堵之作鴻雁歌安宅之歡魯僖修泮水之宮採芹有思樂之頌蓋上之有為非予欲是盈下之奉上不

以劬勞為勤此自古之令典軌儀之大式也夫理無常然三正相詭司牧之體與世而移致飾則素故責返於剝有大必盈則受之以謙損上益下順兆庶之悅享以二簋用至約之義是以唐虞流化於茅茨夏禹垂美於卑室過儉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聖行之以致至道漢高祖當營建之始怒宮庫之壯孝文處既富之世愛十家之產亦以播惠當時著稱來葉今者二虜未殄神州荒蕪舉江左之衆經略艱難漕揚越之粟北餽河洛兵

不獲戢運戍悠遠倉庫內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來水旱為害遠近之收普減常年財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之往代豐弊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質天縱凝曠清虛闡日新之盛茂欽明之量無欲體於自然冲素刑乎萬國韶既盡美則必盡善宜養以玄虛守以無為登覽不以臺觀游豫不以苑沼偃息畢於仁義馳騁極於六藝觀巍巍之隆鑒二代之文仰味羲農俯尋周孔其為逍遥足以尊道德之輔

親搢紳之秀疇咨以時顧問不倦獻替諷諫日月而聞則庶績惟凝六合咸熈中興之盛邁於殷宗休嘉之慶流乎無窮昔漢起德陽鍾離抗言魏營宮殿陳羣正辭臣雖才非若人然職忝近侍言不足採而義在以聞帝嘉其言而止復領本州大中正升平末遷太常迪累讓不許穆帝崩山林將用寶器迪諫曰以宣皇顧命終制山陵不設明器以貽後則景帝奉遵遺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遵前制無所施設惟脯糒之奠瓦器而已

昔康皇帝玄宫始用寶劍金舄此蓋太妃罔已之情實違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為故事臣請述先旨停此二物書奏從之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冀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逌上疏諫曰臣尋史漢舊制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說為祀而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參校按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

汾陰在於別宫遥拜不詣壇所其餘羣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圜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羣神之坐行躬親之禮凖之舊典有乖常式臣聞妖青之發所以鑒悟時主故寅畏上通則宋災退度德禮增修則殷道以隆此往代之成驗不易之定理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祗戒之誠達於天人在予之懼忘寢與食仰虔玄象俯凝庶政嘉祥之應實在今日而猶乾乾夕惕思廣兹道誠實聖懷殷勤之至然洪祀有書

無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禮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修其失不小帝不納迺又上疏曰臣謹更思尋參之時事今强戎據於關雍桀狄縱於河朔封豕四逸虔劉神州長旌不卷鉦鼓日戒兵疲人困歲無休巳人事弊於下則七曜錯於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頃者以來無乃大異彼月之蝕義見詩人星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

範不以為沴陛下今以晷度之失同之六沴引其輕變
方之重青求已篤於禹湯憂勤踰乎日昃將修大祀以
禮神祇傳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
號祀必有儀按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略而無所祭之名
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
奠儀法所用闕略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閡有所
施補則不統其源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不究則
不敢厝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賾之求難以常

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精孰能與此帝猶勅撰定逌又陳古義帝乃止逌在職多所匡諫著阮籍序贊逸士箴及詩賦奏議數十篇行於世病卒時年五十八子蔚吳興太守

濯字道羣父曹尚書郎濯少知名才識亞於逌州辟主簿舉秀才為治中轉别駕歷司徒屬北中郎長史領晉陵太守簡文帝引為撫軍從事中郎後遷吏部郎時謝奕為尚書銓敘不允濯每執正不從奕託以他事免之

受黜無怨色頃之簡文帝又以為撫軍司馬甚相賓禮遷御史中丞轉吳興太守瓘性方正視權貴蔑如也為大司馬桓溫所惡溫欲中傷之徵拜侍中以在郡時公事有失追免之後為祕書監尋復解職時溫方執權朝廷希旨故瓘積年不調溫末年以為諮議參軍會溫薨遷尚書中護軍復出為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未拜卒子績

績字仲元有志氣除祕書郎以父與謝氏不穆故謝安

之世辟名無所從論者多之安斃始為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多所規諫歷諮議叅軍出為南郡相會荆州刺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仲堪要績與南蠻校尉殷顗同行竝不從仲堪等屢以為言績終不為之屈顗慮績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耳一坐皆為之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而徵績為御史中丞奏劾無所屈撓會稽世子元顯專政夜開六門績密

啟會稽王道子欲以奏聞道子不許車胤亦曰元顯驕縱宜禁制之道子默然元顯聞而謂衆曰江績車胤閒我父子遣人密讓之俄而績卒朝野悼之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曾祖浚吳會稽太守父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胤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胤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

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溫在荆州辟為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引為主簿稍遷别駕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惟肖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于世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肖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寧康初以肖為中書侍郎關内侯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黄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肖與丹陽尹王混摘句時論榮之累遷侍中

太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以脩領國子博士其後年議郊廟明堂之事脩以明堂之制既甚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厦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順時乎九服咸寧四野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光而修之時從其議又遷驃騎長史太常進爵臨湘侯以疾去職俄為護軍將軍時王國寶諂於會稽王道子諷八坐啟以道子為丞相加殊禮脩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升成王之

地相王在位豈得為周公乎望實二三竝不宜爾必大忤上意乃稱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嘉眉隆安初為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辭疾不拜加輔國將軍丹陽尹頃之遷吏部尚書元顯有過眉與江績密言於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令自裁俄而眉卒朝廷傷之

殷顗

殷顗字伯通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卿父康吳興太守顗性通率有才氣少與從弟仲堪俱知名太元中以中書

郎擢為南蠻校尉莅職清明政績肅舉及仲堪得王恭書將興兵内伐告顗欲同舉顗不平之曰夫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豈藩屏之所圖也晉陽之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轉切顗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仲堪甚以為恨猶密諫仲堪辭甚切至仲堪既貴素情亦殊而志望無厭謂顗言為非顗見江績亦以正直為仲堪所斥知仲堪當逐異已樹置所親因出行散託疾不還仲堪聞其病出省之謂顗曰兄病殊為可

憂顗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滅門幸熟爲慮勿以我爲念也仲堪不從卒與楊佺期桓元同下顗遂以憂卒隆安中詔曰故南蠻校尉殷顗忠績未融奄焉隕喪可贈冠軍將軍弟仲文叔獻別有傳

王雅

王雅字茂達東海剡人魏衛將軍肅之曾孫也祖隆後將軍父景大鴻臚雅少知名州檄主簿舉秀才除郎中出補永興令以幹理著稱累遷尚書左右丞歷廷尉侍

中左衛將軍丹陽尹領太子左衛率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侍見甚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時人被以佞幸之目帝起清暑殿於後宮開北上閤出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游止惟雅與焉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為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時風俗頹僘無復廉耻然少傅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

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焉將拜遇雨請以繖入王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為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秉性峻隘無所苞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

畧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
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為亂階矣帝以恭等為當時秀
望謂雅疾其勝已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
識之士稱其知人遷領軍尚書散騎常侍方大崇進之
將參副相之重而帝崩倉卒不獲顧命雅素被優遇一
旦失權又以朝廷方亂内外攜離但慎默而已無所辯
正雖在孝武世亦不能犯顏廷爭凡所謀謨唯唯而已
尋遷左僕射隆安四年卒時年六十七追贈光禄大夫

儀同三司長子準之散騎侍郎次協之黄門次少卿侍
中竝有士操立名於世云
史臣曰爰在中興玄風滋扇溺王綱於拱默撓國步於
清虚骨骾謇諤之風蓋亦微矣而君孝固情理而違顯
命山甫獻誠讜而振頽風彦叔之兵謀道載之正諫洋
洋盈耳有足可稱灌不屈節於權臣績敢危言於賊將
道子殊物之禮車胥沮之無懼心仲堪反常之舉殷顗
折之以正色求諸古烈何以加焉山松悦哀挽於軒冕

之辰彦道歡博徒於衰經之日天心已喪其能濟乎旋及於促齡俄致於非命宜哉

贊曰顧生軌物屢申誠讜袁子崇儒拯斯頹喪逌績剛謇車殷忠壯睠言遺直莫之能尚

晉書卷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八十四至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馮培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錄監生臣黄熙純

晉書卷八十四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五十四

王恭

王恭字孝伯光祿大夫藴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爲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爲將來

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輙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生平無長物其簡率如此起家爲佐著作郎歎曰仕宦不爲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俄爲祕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除吏部郎歷建威將軍太元中代沈嘉爲丹陽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時陳郡袁悅以傾巧事會稽王道子恭言之於帝遂誅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

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内史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黄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為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道子甚愧之其後帝將擢時望以為藩屏乃以恭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兖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為號者累有不祥故桓沖

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受為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慕容垂入青州恭遣偏師禦之失利降號輔國將軍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輯和内外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恭多不順每言及時政輙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

協王緒之說遂行於是國難始結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寶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遂還鎮臨别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幾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故國寶等愈懼以恭為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偽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曰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效力以報時施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閤叩

扉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
剳東宮見兵以為已府讒疾二昆甚於讐敵與其從弟
緒同黨凶狡共相扇連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
誠必亡身徇國是以譖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
昔趙鞅興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表至内
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為用王珣計請解職道
子收國寶賜死斬緒于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恭之
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廞為吳國

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厥解軍去職厥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貶詔不許譙王尚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强盛宰相權弱宜多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鎮懲警前事勢轉難測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爲然復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玄等從之推恭為盟主剋期同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

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絹為書内箭簳中合鏑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為詐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無違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寶緒送王廞書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為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以討王瑜司馬尚之兄弟為辭朝廷使元顯及王

珣謝琰等距之恭夢牢之坐其處旦謂牢之曰事剋即以卿為北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使說牢之啗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是日牢之遣其壻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軍輕騎擊恭恭敗將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髀生瘡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參軍也以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强强宿憾於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師道子聞其將至欲出

與語面折之而未之殺也時桓玄等已至石頭懼其有變即於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男及弟爽爽兄子秘書郎和及其黨孟璞張恪等皆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為性不弘以闇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為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姓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鬢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

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為識者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初見執遇故吏戴耆之為湖孰令恭私告之曰我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為我送寄桓南郡耆之遂送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為立喪庭弔祭焉及玄執政上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謚曰忠簡爽贈太常和及子簡並通直散騎郎殷確散騎侍郎腰斬湖浦尉及錢强等

恭庶子曇亨宋義熙中爲給事中

庾楷

庾楷征西將軍亮之孫會稽内史羲小子也初拜侍中代兄準為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隆安初進號左將軍時會稽王道子憚王恭殷仲堪等擅兵故出王愉為江州督豫州四郡以為形援楷上疏以江州非險塞之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詔不許時楷懷恨使子鴻説王恭以譙王尚之兄弟復握機權勢

過國寶恭亦素忌尚之遂連謀舉兵事在恭傳詔使尚之討楷楷遣汝南太守段方逆尚之戰於慈湖方大敗被殺楷奔于桓玄及玄等盟于柴桑連名上疏自理詔赦玄等而不赦恭楷楷遂依玄玄用為武昌太守楷後懼玄必敗密遣使結會稽世子元顯若朝廷討玄當為內應及玄得志楷以謀泄為玄所誅

劉牢之 子敬宣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也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歷北

地鴈門太守父建有武幹爲征虜將軍世以壯勇稱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畫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玄多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及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鋭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及堅將句難南侵玄率何謙等距之牢之破難輜重於盱眙獲其運船遷鷹揚將軍廣陵相時車騎將軍桓冲擊襄陽宣城内史胡彬

率衆向壽陽以為沖聲援牢之領卒二千為彬後繼淮肥之役苻堅遣其弟融及驍將張蚝攻陷壽陽謝玄使彬與牢之距之師次硤石不敢進堅將梁成又以二萬人屯洛澗玄遣牢之以精卒五千距之去賊十里咸阻澗列陣牢之率參軍劉襲諸葛求等直進渡水臨陣斬成及其弟雲又分兵斷其歸津賊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殺獲萬餘人盡收其器械堅尋亦大敗歸長安餘黨所在屯結牢之進平譙城使安豐太守戴寶戍之遷龍驤

將軍彭城内史以功賜爵武岡縣男食邑五百户牢之進屯鄄城討諸未服河南城堡承風歸順者甚衆時苻堅子丕據鄴為慕容垂所逼請降牢之引兵救之垂聞軍至出新興城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追之行二百里至五橋澤中爭趣輜重稍亂為垂所擊牢之敗績士卒殲焉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會丕救至因入臨漳集亡散兵復少振牢之以軍敗徵還頃之復為龍驤將軍守淮陰後進戍彭城復領太守祆賊劉黎僭尊

號於皇丘牢之討滅之苻堅將張遇遣兵擊破金鄉圍
太山太守羊邁牢之遣參軍向欽之擊走之會慕容垂
叛將翟釗救遇牢之引還釗還牢之進平太山追釗於
鄄城釗走河北因獲張遇以歸之彭城祆賊司馬徽聚
黨馬頭山牢之遣參軍竺朗之討滅之時慕容氏掠廩
丘高平太守徐含遠告急牢之不能救坐畏懦免及王
恭將討王國寶引牢之為府司馬領南彭城内史加輔
國將軍恭使牢之討破王廞以牢之領晉陵太守恭本

以才地陵物及檄至京師朝廷戮國寶王緒自謂威德已著雖仗牢之為爪牙但以行陣武將相遇禮之甚薄牢之負其才能深懷恥恨及恭之後舉元顯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事成當即其位號牢之許焉恭參軍何澹之以其謀告恭牢之與澹之有隙故恭疑而不納乃置酒請牢之於衆中拜牢之為兄精兵利器悉以配之使為前鋒行至竹里牢之背恭歸朝廷恭既死遂代恭為都督兗青冀幽并徐揚州晉陵軍事牢之本

自小將一朝據恭位衆情不悅乃樹用腹心徐謙之等以自强時楊佺期桓玄將兵逼京師上表理王恭求誅牢之牢之率北府之衆馳赴京師次于新亭玄等受詔退兵牢之還鎮京口及孫恩陷會稽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三吳復遣子敬宣為寶後繼比至曲阿吳郡内史桓謙已棄郡走牢之乃率衆東討拜表輒行至吳與衛將軍謝琰擊賊屢勝殺傷甚衆徑臨浙江進拜前將軍都督吳郡諸軍事時謝琰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

牢之率衆軍濟浙江恩懼逃于海牢之還鎮恩復入會稽害謝琰牢之進號鎮北將軍都督會稽五郡率衆東征屯上虞分軍戍諸縣恩復攻破吳國殺内史袁山松牢之使參軍劉裕討之恩復入海頃之恩浮海奄至京口戰士十萬樓船千餘牢之在山陰使劉裕自海鹽赴難牢之率大衆而還裕兵不滿千人與賊戰破之恩聞牢之已還京口乃走郁州又爲敬宣劉裕等所破及恩死牢之威名轉振元興初朝廷將討桓玄以牢之爲前

鋒都督征西將軍領江州事元顯遣使以討玄事諮牢之牢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衆懼不能制又慮平玄之後功蓋天下必不為元顯所容深懷疑貳不得已率北府文武屯洌洲桓玄遣何穆說牢之曰自古亂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玄德孔明然皆勲業未卒而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禍也鄙語有之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殫獵犬烹故文種誅於勾踐韓白戮於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其功臣況凶

愚凡庸之流乎自開闢以來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於闇世者而誰至如管仲相齊雍齒侯漢則往往有之況君見與無射鉤屨逼之仇邪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其富貴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無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為天下笑哉惟君圖之牢之自謂握强兵才能筭略足以經綸江表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轉沮乃頗納穆說遣使與玄交通其甥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之並不

從俄令敬宣降𤣥𤣥大喜與敬宣置酒晏集隂謀誅之
陳書法畫圖與敬宣共觀以安悅其志敬宣不之覺𤣥
佐吏莫不相視而笑元顯旣敗𤣥以牢之為征東將軍
會稽太守牢之乃歎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將至矣時𤣥
屯相府敬宣勸牢之襲𤣥猶豫不決移屯班瀆將北奔
廣陵相高雅之欲據江北以距𤣥集衆大議叅軍劉襲
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
馬郎君今復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語畢趨

出佐吏多散走而敬宣先還京口援其家失期不到牢之謂其為劉襲所殺乃自縊而死俄而敬宣至不遑哭奔于高雅之將吏共殯斂牢之喪歸丹徒桓玄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及劉裕建義追理牢之乃復本官

敬宣牢之長子也智略不及父而技藝過之孫恩之亂隨父征討所向有功為元顯從事郎又為桓玄諮議參軍牢之敗與廣陵相高雅之俱奔慕容超夢丸土而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丸既吞矣我當復本土也旬日

而玄敗遂與司馬休之還京師拜輔國將軍晉陵太守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又擊桓亮苻宏於湘中所在有功安帝反政徵拜冠軍將軍宣城內史領襄城太守譙縱反以敬宣督征蜀諸軍事假節與寧朔將軍臧喜西伐敬宣入自白帝所攻皆尅軍次黃獸與偽將譙道福相持六十餘日遇癘疫又以食盡班師為有司所劾免官頃之為中軍諮議加冠軍將軍尋遷鎮蠻護軍安豐太守梁國內史會

盧循反以冠軍將軍從大軍南討循平遷左衛將軍散騎常侍又遷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尋改鎮冀州為其參軍司馬道賜所害

殷仲堪

殷仲堪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吏部尚書父師驃騎諮議參軍晉陵太守沙陽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閒强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調補佐著作郎冠軍謝玄鎮京口請為參軍

除尚書郎不拜玄以為長史厚任遇之仲堪致書於玄
曰胡亡之後中原子女鬻於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星
離荼毒終年怨苦之氣感傷和理誠喪亂之常足以懲
戒復非王澤廣潤愛育蒼生之意也當世大人既慨然
經略將以救其塗炭而使理至於此良可歎息頋節下
弘之以道德運之以神明隱心以及物垂理以禁暴使
足踐晉境者必無懷慼之心枯槁之類莫不同漸天潤
仁義與干戈並運德心與功業俱隆實所期於明德也

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稆飢人壯者欲以救子少者志在存親行者傾筐以顧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縶生離死絶求之於情可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以之歸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孟孫赦其罪以傅其子禽獸猶不可離況於人乎夫飛鴞惡鳥也食桑葚猶懷好音雖曰遠人其無情乎茍感之有物非難化也必使邊界無貪小利强弱不得相陵德音一發必聲振沙漠二寇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黄河之不濟函

谷之不開哉玄深然之領晉陵太守居郡禁產子不舉久喪不葬錄父母以質亡叛者所下條敎甚有義理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毁以孝聞服闋孝武帝召為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常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鬬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為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維谷帝有愧焉復領黃門郎寵任轉隆帝嘗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己才而笑不

才帝以會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親幸以為藩捍乃授仲堪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振威將軍荆州刺史假節鎮江陵將之任又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謂永為廊廟之寶而忽為荆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仲堪雖有英譽議者未以分陜許之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異政及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夷夏頗安附之先是仲堪游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

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
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
沒至是果臨荆州桂陽人黄欽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
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律
詐取父母寧依敺詈法棄市原此之旨當以二親生存
而横言死沒情事悖逆忍所不當故同之敺詈之科正
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墓在舊邦積年久遠方
詐服迎喪以此為大妄耳比之於父存言亡相殊遠矣

遂活之又以異姓相養禮律所不許子孫繼親族無後
者唯令主其蒸嘗不聽别籍以避役也佐吏咸服之時
朝廷徵益州刺史郭銓揵為太守卞苞於坐勸銓以蜀
反仲堪斬之以聞朝廷以仲堪事不預察降號鷹揚將
軍尚書下以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漢中
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
劒閣之隘實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遼
遠在劒閣之内成敗與蜀為一而統屬梁州蓋定鼎中

華慮在後伏所以分斗絶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在岷邛衿帶之形事異曩昔是以李勢初平割此三郡配隸益州將欲重複上流為習坎之防事經英略歷年數紀梁州以統接曠遠求還得三郡忘王侯設險之義背地勢內外之實戚陳事力之寡弱飾哀矜之苦言今華陽乂清汧隴順軌關中餘燼自相魚肉梁州以論求三郡益州以本統有定更相牽制莫知所從致令巴宕二郡為羣獠所覆城邑空虛士庶流亡要害膏腴

皆為獠有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蠻獠熾盛兵力寡弱如遂經理乖繆號令不一則劒閣非我保醜類轉難制此乃藩扞之大機上流之至要昔三郡全實正差文武三百以助梁州今浮没蠻獠十不遺二加逐食鳥散資生未立苟順符指以副梁州恐公私困弊無以堪命則劒閣之守無擊柝之儲號令選用不專於益州虛有監統之名而無制御之用懼非分位之本旨經國之遠術謂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為一千五百

自此之外一仍舊貫設梁州有急蜀當傾力救之書奏
朝廷許焉桓玄在南郡論四皓來儀漢庭孝惠以立而
惠帝柔弱吕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埃塵欲以救弊二
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讐必興不知匹夫之志
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吉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
其文贈仲堪仲堪乃答之曰隱顯黙語非賢達之心蓋
所遇之時不同故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
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

高天下秦網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自賢況夫漢以劍起人未知義式遏姦邪特宜以正順為實天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横流原夫若人之振策豈為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迹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

之哉又謂諸吕强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豈瑣瑣之禄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于今亦無以辨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源者雖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啟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惜也玄屈之仲堪自在荆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椀

盤無餘有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其後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數千家以隄防不嚴復降為寧遠將軍安帝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固讓不受初桓玄將應王恭乃說仲堪推恭為盟主共興晉陽之舉立桓文之功仲堪然之仲堪以王恭在京口去都不盈二百自荆州道遠連兵勢不相及乃偽許恭而

寶不欲下聞恭巳誅王國寶等始抗表興師遣龍驤將軍楊佺期次巴陵會稽王道子遣書止之仲堪乃還初桓玄棄官歸國仲堪憚其才地深相交結玄亦欲假其兵勢誘而悅之國寶之役仲堪旣納玄之誘乃外結雍州刺史郄恢內要從兄南蠻校尉覬南郡相江績等恢覬績並不同之乃以楊佺期代績覬自遜位會王恭復與豫州刺史庾楷舉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等仲堪因集議以爲朝廷去年自戮國寶王恭威名巳

震今其重舉勢無不剋而我去年緩師已失信於彼今
可整棹晨征絲其霸功於是使佺期舟師五千爲前鋒
桓𤣥次之仲堪率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𤣥至湓口王
愉奔于臨川𤣥遣偏軍追獲之佺期等進至横江庾楷
敗奔于𤣥譙王尚之等退走尚之弟恢之所領水軍皆
没𤣥等至石頭仲堪至蕪湖忽聞王恭已死劉牢之反
恭領北府兵在新亭𤣥等三軍失色無復固志乃廻師
屯于蔡州時朝廷新平恭楷且不測西方人心仲堪等

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内外憂逼玄從兄修告會稽王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若許佺期以重利無不倒戈於仲堪者道子納之乃以玄為江州佺期為雍州黜仲堪為廣州以桓修為荆州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廻軍仲堪恚被貶退以王恭雖敗已衆亦足以立事令玄等急進軍玄等喜於寵授並欲順朝命猶豫未決會仲堪弟遹為佺期司馬夜奔仲堪說佺期受朝命納桓修仲堪惶遽即於蕪湖南歸使狗於玄等軍曰

若不各散而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將劉系先領二千人隸於佺期輒率衆而歸𤣥等大懼狼狽追仲堪至尋陽及之於是仲堪失職倚𤣥為援𤣥等又資仲堪之兵雖互相疑阻亦不得異仲堪與佺期以子弟交質遂於尋陽結盟𤣥為盟主臨壇歃血並不受詔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譙王尚之等朝廷深憚之於是詔仲堪曰間以將軍憑寄失所朝野懷憂然既往之事宜其兩忘用乃班師廻旆祗順朝旨所以改授方任蓋隨

時之宜將軍大議誠感朕心今還復本位即撫所鎮釋甲休兵則内外寧一故遣太常茂具宣乃懷仲堪等並奉詔各旋所鎮頊之桓玄將討佺期先告仲堪云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然便當率軍入江仲堪乃執玄兄偉遣從弟遹等水軍七千至江西口玄使郭銓苻宏擊之遹等敗走玄頓巴陵而館其穀玄又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既失巴陵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震駭城内大飢以胡麻為廩仲

堪急召佺期佺期率衆赴之直濟江擊玄為玄所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鄼城為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死于柞溪弟子道護叅軍羅企生等並被殺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嗇於周急及玄來攻猶勤請禱然善取人情病者自為診脉分藥而用計倚伏煩密少於鑒略以至於敗子簡之載喪下都葬于丹徒遂居墓側義旗建率私僮客隨義軍躡桓玄玄死簡之食其肉桓振之役義軍失利簡之没陣弟曠之

有父風仕至郯令

楊佺期

楊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曾祖準太常自震至準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值亂没胡父亮少仕偽朝後歸國終於梁州刺史以貞幹知名佺期沈勇果勁而兄廣及弟思平等皆强獷麤暴自云門戶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門地比王珣者猶恚恨而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恒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

逞其志佺期少仕軍府咸康中領衆屯城固苻堅將潘猛距守康回壘佺期擊走之其衆悉降拜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戍洛陽苻堅將竇衝率衆攻平陽太守張元熙於皇天塢佺期擊走之佺期自湖城入潼關累戰皆捷斬獲千計降九百餘家歸於洛陽進號龍驤將軍以病改為新野太守領建威司馬遷唐邑太守督石頭軍事以疾去職荊州刺史殷仲堪引為司馬代江績為南郡相仲堪與桓玄舉衆應王恭庾楷仲堪素無戎略軍旅

之事一委佺期兄弟以兵五千人為前鋒與桓玄相次而下至石頭恭死楷敗朝廷未測玄軍乃以佺期代郄恢為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仲堪玄皆有遷換於是俱還尋陽結盟不奉詔俄而朝廷復仲堪本職乃各還鎮初玄未奉詔欲自為雍州以郄恢為廣州恢懼玄之來問於衆咸曰佺期來者誰不戮力若桓玄來恐難與為敵既知佺期代已乃謀於南陽太守閭丘羨稱兵距守佺期慮事不濟乃聲言玄來入沔而佺期

為前驅恢衆信之無復固志恢軍散請降佺期入府斬閭丘羡放恢還都撫將士恤百姓繕修城池簡練甲卒甚得人情佺期仲堪與桓玄素不穆佺期屢欲相攻仲堪每抑止之玄以是告執政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以桓偉為南蠻校尉佺期内懷忿懼勒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内疑其心苦止之又遣從弟遹屯北塞以駐之佺期不得舉乃解兵隆安三年桓玄遂舉兵討佺期先攻仲堪初仲堪

得玄書急名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當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自以保境全軍無緣棄城逆走憂佺期不赴乃紿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乃率衆赴馬步騎八千精甲耀日既至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乃不見仲堪時玄在零田佺期與兄廣擊玄玄畏佺期之銳乃渡軍馬頭明日佺期率殷道護等精銳萬人乘艦出戰玄距之不得進佺期乃率其麾下數十艦直濟江徑向玄船俄而迴擊郭銓

殆獲銓會玄諸軍至佺期退走餘衆盡沒單馬奔襄陽玄追軍至佺期與兄廣俱死之傳首京都梟於朱雀門弟思平從弟尚保孜敬俱逃于蠻劉裕起義始歸國歷位州郡孜敬為人剽鋭果於行事昔與佺期勸殷仲堪殺殷覬仲堪不從孜敬抜刀而起欲自出取之仲堪苦禁乃止及為梁州刺史常怏怏不滿其志經襄陽見魯宗之侍衛皆佺期之舊也孜敬愈憤見於辭色宗之󠄂參軍劉千期於座面折之因大發怒抽劍刺千期立死宗

之表而斬之思平尚保後亦以罪誅楊氏遂滅

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絶棄彼弊冠崇兹新履牢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見疑勢陵難信而投兵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愆方隅作戾口順勤王心乖抗節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國實就誅而晉陽猶起是以仲堪僥倖佺期無狀雅志多隙佳兵不和足以亡身不足以靜亂也

贊曰孝伯懷功牢之總戎王因起釁劉亦懟忠殷楊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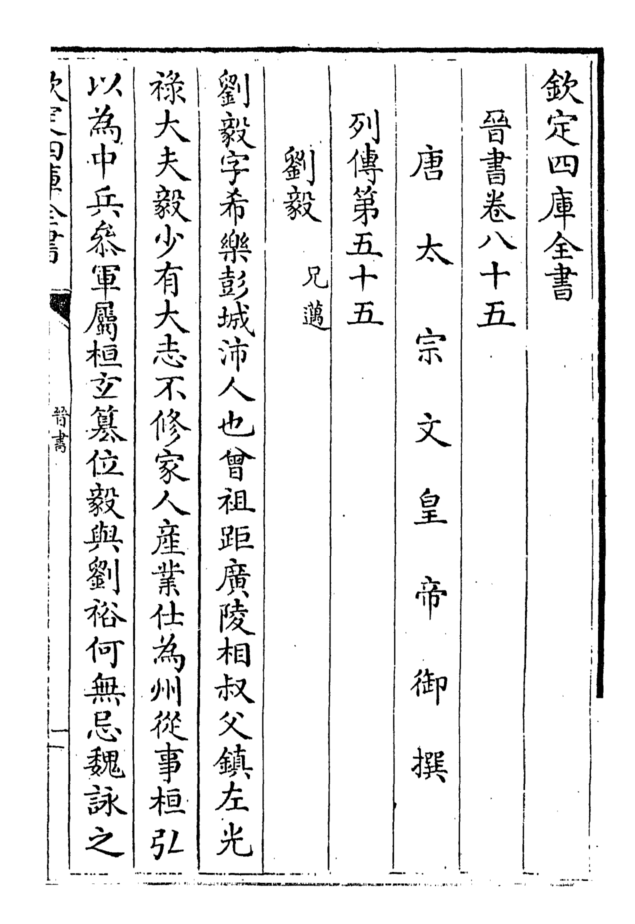
武抽旆爭雄庾君含怨交鬭其中猗歟羣采道睽心異是曰亂階非關臣事

晉書卷八十四

晉書卷八十四考證

殷仲堪傳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稆飢人○稆監本訛穭本書音義訛梠今俱改正

晉書卷八十四考證



晉書卷八十五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五十五

劉毅　兄邁

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也曾祖距廣陵相叔父鎮左光祿大夫毅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産業仕爲州從事桓弘以爲中兵參軍屬桓玄篡位毅與劉裕何無忌魏詠之

等起義兵密謀討玄毅討徐州刺史桓修於京口青州刺史桓弘於廣陵裕率毅等至竹里玄使其將皇甫敷吳甫之北距義兵遇之於江乘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首玄大懼使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毅等軍至蔣山裕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益以危懼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慴伏裕莫敢出鬬裕與毅等分為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烟塵漲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

時奔散玄既西走裕以毅為冠軍將軍青州刺史與何無忌劉道規躡玄玄逼帝及琅邪王西上毅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等追及玄戰於崢嶸洲毅乘風縱火盡鋭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走玄將郭銓劉雅等襲陷尋陽毅遣武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及玄死桓振桓謙復聚衆距毅於靈溪玄將馮該以兵會於振毅進擊為振所敗退次尋陽坐免官尋原之劉裕命何無忌受毅節度無忌以督攝為煩輒便解統毅疾無忌專擅免

其琅邪内史以輔國將軍攝軍事無忌遂與毅不平毅
唯自引咎時論韙之毅復與道規發尋陽桓亮自號江
州刺史遣劉敬宣擊走之毅軍次夏口時振黨馮該戍
大岸孟山圖據魯城桓山客守偃月壘衆合萬人連艦
二岸水陸相援毅督衆軍進討未至夏口遇風飄沒千
餘人毅與劉懷肅索邈等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何無
忌與檀祗列艦於中流以防越逸毅躬貫甲冑陵城半
日而二壘俱潰生禽山客而馮該遁走毅進平巴陵以

毅為使持節兗州刺史將軍如故毅號令嚴整所經墟邑百姓安悅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襲襄陽破桓蔚毅等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乘輿出營江津宗之又破偽將温楷振自擊宗之毅因率無忌道規等諸軍破馮該於豫章口推鋒而進遂入江陵振聞城陷與謙北走乘輿反正毅執玄黨卞範之羊僧壽夏侯崇之桓道恭等皆斬之桓振復與苻宏自鄖城襲陷江陵與劉懷肅相持毅遣部將擊振殺之并斬偽輔國將軍桓珍毅又

攻拔遷陵斬玄太守劉叔祖於臨嶂其餘擁衆假號以十數皆討平之二州既平以毅為撫軍將軍時刁預等作亂屯於湘中毅遣將分討皆滅之初毅丁憂在家及義旗初興遂墨經從事至是軍役漸寧上表乞還京口以終喪禮曰弘道為國者理盡於仁孝訴窮歸天者莫甚於喪親但臣凡庸本無感槩不能隕越故其宜耳往年國難滔天故志竭愚忠靦然苟存去春鑾駕廻軫而狂狡未滅雖姦凶時梟餘燼竄伏戚懷寡方文武勞弊

徵情未申顧景悲憤今皇威遐肅海内清蕩臣窮毒艱
穢亦已具於聖聽兼羸患滋甚衆疾互動如今寢頓無
復人理臣之情也本不甘生語其事也亦可以没乞賜
餘骸終其丘墳庶幾忠孝之道獲宥於聖世不許詔以
毅為都督豫州揚州之淮南歷陽廬江安豐五郡諸軍
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常侍如故本府文武悉令西屬
以匡復功封南平郡開國公兼都督宣城軍事給鼓吹
一部梁州刺史劉雅反毅遣將討擒之初桓玄於南州

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為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俄進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何無忌為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進朝廷震駭毅具舟船討之將發而疾篤内外失色朝議欲奉乘輿北就中軍劉裕會毅疾瘳將率軍南征裕與毅書曰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修船垂畢將居前撲之尅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於地遂以舟

師二萬發姑孰徐道覆聞毅將至建鄴報盧循曰劉毅兵重成敗繫此一戰宜併力距之循乃引兵發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毅次于桑落洲與賊戰敗績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為賊所虜輜重盈積皆棄之毅走經涉蠻晉飢困死亾至者十二三叅軍羊邃竭力營護之僅而獲免劉裕深慰勉之復其本職毅乃以邃為諮議叅軍及裕討循詔毅知内外留事毅以喪師乞解任降為後將軍尋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都督毅上

表曰臣聞天以盈虛為運政以損益為道時否而政不革人凋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病於已危拯塗炭於將絶自頃戎車屢駭干戈溢境所統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衝自桓玄以來驅馳殘敗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殫力竭無以至此若不曲心矜理有所釐改則靡遺之歎奄焉必及夫設官分職軍國殊用牧養以息務為大武畧以濟事為先兼而領之蓋出於權事因藉既久遂似常體江州在腹心

之内憑接揚豫藩屏所倚實為重複昔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禦之宜蓋權爾耳今江左區區户不盈數十萬地不踰數千里而統旅鱗次未獲減息大而言之足為國恥况乃地在無虞而猶置軍府文武將佐資費非要豈所謂經國大情揚湯去火者哉自州郡邊江百姓遼落加鄄亭險闕畏沮風波轉輸往復恒有淹廢又非所謂因其所利以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鎮豫章處十郡之中厲簡惠之政以及數年可有生氣且屬縣

凋散示有所存而役調送迎不得止息亦謂應隨宜并合以簡衆費刺史庾悅自臨莅以來甚有恤隱之誠但綱維不革自非綱目所理尋陽接蠻宜示有遏防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毅移鎮豫章遣其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俄進毅為都督荆寧秦雍四州之河東河南廣平揚州之義城四郡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持節公如故毅表荆州編户不盈十萬器械索然廣州雖凋殘猶出丹漆之用請依先準

於是加督交廣二州毅至江陵乃輒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萬餘留而不遣又告疾困請藩為副劉裕以毅貳于已乃奏之安帝下詔曰劉毅傲狠凶戾履霜日久中間覆敗宜即顯戮晉法含弘復蒙寵授曾不思愆內訟怨望滋甚賴宰輔藏疾特加遵養遂復推轂陝西寵榮隆泰庶能洗心感遇革音改意而長惡不悛志為姦宄陵上虐下縱逸無度既解督任江州非復所統而輒徙兵衆畧取軍資驅斥舊戍厚樹親黨西府二局文

武盈萬悉皆割留曾無片言肆心恣欲罔顧天朝又與從弟藩遠相影響招聚剽狡繕甲阻兵外託省疾實規伺隙同惡相濟圖會荆郢尚書左僕射謝混憑藉世資超蒙殊遇而輕佻躁脫職為亂階扇動內外連謀萬里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乃誅藩混劉裕自率衆討毅命王弘王鎮惡蒯思等率軍至豫章口於江津燔舟而進毅參軍朱顯之逢鎮惡以所統千人赴毅鎮惡等攻陷外城毅守内城精銳尚數千人戰至日昃鎮惡以裕書示

城內毅怒不發書而焚之毅兾有外救督士卒力戰衆知裕至莫有鬬心既暮鎮惡焚諸門齊力攻之毅衆乃散毅自北門單騎而走去江陵二十里而縊經宿居人以告乃斬於市子姪皆伏誅毅兄模奔於襄陽魯宗之斬送之毅剛猛沉斷而專肆狠愎與劉裕恊成大業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嶽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每覧史籍至藺相如降屈於廉頗輒絶歎以為不可能也嘗云恨不遇劉項與

之爭中原又謂郄僧施曰昔劉備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今吾與足下雖才非古賢而事同斯言衆咸惡其陵傲不遜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已而彌復憤激初裕征盧循凱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後在東府聚樗蒱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

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既出西藩雖上流分陝而頓失内權又頗自嫌事計故欲擅其威彊伺隙圖裕以至於敗初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爲司徒長史曾至京口毅時甚屯窶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

唯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鵞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
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旨悅
忿懼而死毅之褊躁如此

邁字伯羣少有才幹為殷仲堪中兵參軍桓玄之在江
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仲堪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
馬以矟擬仲堪邁時在坐謂玄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
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為之失色
玄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

救邁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為悔仲堪使邁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後玄得志邁詣門稱謁玄謂邁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鉤斬袪與邁為三故不知死玄甚喜以為刑獄叅軍後為竟陵太守及毅與劉裕等同謀起義邁將應之事泄為玄所害

諸葛長民

諸葛長民琅邪陽郡人也有文武幹用然不持行檢無鄉曲之譽桓玄引為叅軍平西軍事尋以貪刻免及劉

裕建義與之定謀為揚武將軍從裕討桓玄以功拜輔國將軍宣城内史于時桓歆聚衆向歷陽長民擊走之又與劉敬宣破歆于芍陂封新淦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户以本官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義熙初慕容超寇下邳長民遣部將徐琰擊走之進位使持節督青揚二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領晉陵太守鎮丹徒本號及公如故及何無忌為徐道覆所害賊乘勝逼京師朝廷震駭長民率衆入衛京都因表曰妖賊集船伐木而南康相郭

澄之隱蔽經年又深相保明屢欺無忌罪合斬刑詔原澄之及盧循之敗劉毅也循與道覆連旗而下京都危懼長民勸劉裕權移天子過江裕不聽令長民與劉毅屯于北陵以備石頭事平轉督豫州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及裕討毅以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詔以甲仗五十人入殿長民驕縱貪侈不恤政事多聚珍寶美色營建第宅不知紀極所在殘虐為百姓所苦自以多行無禮恒懼國憲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

親曰昔年醢彭越前年殺韓信禍其至矣謀欲為亂問劉穆之曰人間論者謂太尉與我不平其故何也穆之曰相公西征老母弱弟委之將軍何謂不平長民弟黎民輕狡好利固勸之曰黥彭異體而勢不偏全劉毅之誅亦諸葛氏之懼可因裕未還以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也裕深疑之絡驛繼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尅至日百司於道候之輒差其期既而輕舟徑進潛

入東府明旦長民聞之驚而至門裕伏壯士丁旿於幙中引長民進語素所未盡皆説焉長民悦旿自後拉而殺之輿尸付廷尉使收黎民黎民驍勇絶人與捕者苦戰而死小弟幼民為大司馬叅軍逃于山中追擒戮之諸葛氏之誅也士庶咸恨正刑之晚若釋桎梏焉初長民富貴之後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修之甞與同宿見之駭愕問其故長民荅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

其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虵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刃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伏誅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郯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心者輒形於言色州辟從事轉太學博士鎮北將軍劉牢之即其舅也時鎮京口每有大事常與參議之會稽

世子元顯子彥章封東海王以無忌為國中尉加廣武將軍及桓玄害彥章於市無忌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焉隨牢之南征桓玄牢之將降於玄也無忌屢諫辭旨甚切牢之不從及玄篡位無忌與玄吏部郎曹靖之有舊請莅小縣靖之白玄玄不許無忌乃還京口初劉裕嘗為劉牢之參軍與無忌素相親結至是因密共圖玄劉毅家在京口與無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彊弱雖彊易弱正患

事主得難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與相推結遂共舉義兵襲京口無忌偽著傳詔服稱勅使城中無敢動者初桓玄聞裕等及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願不以為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其見憚如此及玄敗走武陵王遵承制以無忌為

輔國將軍琅邪内史以會稽王道子所部精兵悉配之南追桓玄與振武將軍劉道規俱受冠軍將軍劉毅節度玄留其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無益無忌謂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騰之可以一鼓而敗也道規從之遂獲

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為然道規乘勝徑進無忌又鼓譟赴之澹之遂潰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祏及武康公主琅邪王妃還京都又與毅道規破走玄於崢嶸州無忌進據巴陵玄從兄謙從子振乘間陷江陵無忌道規進攻謙於馬頭攻桓蔚於龍泉皆破之既而為桓振所敗退還尋陽無忌與毅道規復進討振剋夏口三城遂平巴陵進次馬頭桓謙請割荆江二州奉送天子無忌不許進軍破江

陵謙等敗走無忌侍衛安帝還京師以無忌督豫州揚州淮南廬江安豐歷陽堂邑五郡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加節甲仗五十人入殿未之職遷會稽內史督江東五郡軍事持節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義熙二年遷都督江荆二州江夏隨義陽綏安豫州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八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以興復之功封安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增督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加散騎侍郎進鎮南將軍盧循遣別帥徐道覆順

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距之長史鄧潛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衆廻山壓卵未足為譬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蠆之毒邾魯成鑒宜決破南唐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距之既及賊令强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山側俄而西風暴急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

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
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
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詔曰無忌秉哲履正忠亮明允
亾身殉國則契協英謨經綸屯昧則重氛載廓及敷政
方夏實播惠風妖寇搆亂侵擾邦畿投袂致討志清王
畧而事出慮外臨危彌厲握節隕難誠貫古賢朕用傷
慟于厥懷其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謚曰忠肅子邕嗣
初桓玄剋京邑劉裕東征無忌密至裕軍所潛謀舉義

勸裕於山陰起兵裕以玄大逆未彰恐在遠舉事剋濟為難若玄遂竊天位然後於京口圖之事未晚也無忌乃還及義師之舉叅贊大勲皆以算畧攻取為效而此舉敗於輕脫朝野痛之

檀憑之

檀憑之字慶子高平人也少有志力閨門邕肅為世所稱從兄子韶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憑之撫養若巳所生初為會稽王驃騎行叅軍轉桓修長流叅軍領東莞

太守加寧遠將軍與劉裕有州閭之舊又數同東討情好甚密義旗之建憑之與劉毅俱以私艱墨經而赴雖才望居毅之後而官次及威聲過之故裕以為建武將軍裕將義舉也嘗與何無忌魏詠之同會憑之所會善相者晉陵韋叟見憑之大驚曰卿有急兵之厄其候不過三四日耳且深藏以避之不可輕出及桓玄將皇甫敷之至羅落橋也憑之與裕各領一隊而戰軍敗為敷軍所害贈冀州刺史義熙初詔曰夫旌善紀功有國之

通典没而不朽節義之篤行故冀州刺史檀憑之忠烈果毅亾身為國既義敦其情故臨危授命考諸心迹古人無以遠過近者之贈意猶恨焉可加贈散騎常侍本官如故既隕身王事亦宜追論封賞可封曲阿縣公邑三千户

魏詠之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世貧素而躬耕為事好學不倦生而兎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

荆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為遂齎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名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邪仲堪於是處之别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語唯食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初為州主簿常見桓玄既出玄鄙其精神不儁謂坐客曰庸神而宅偉幹不成令器竟不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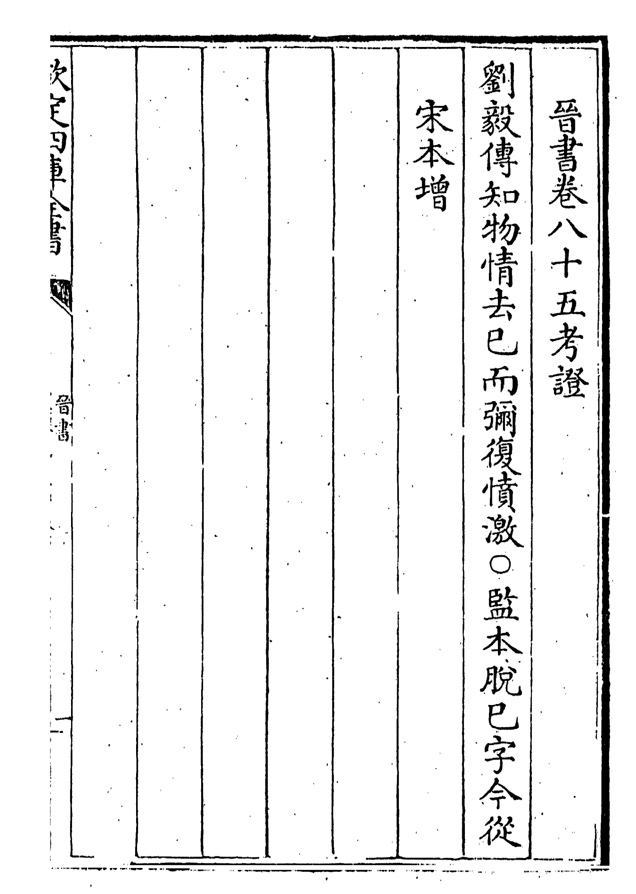
而遣之詠之早與劉裕游款及元簒位協贊義謀元敗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桓歆寇歴陽詠之率衆擊走之義熙初進征虜將軍吳國内史尋轉荆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詠之初在布衣不以貧賤為耻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為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尋卒于官詔曰魏詠之器宇弘劭識局貞隱同奬之誠實銘王府敷績之效垂惠在人奄致隕喪惻愴于心可贈太常加散騎常侍其後錄其贊義之功

追封江陵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戸謚曰桓弟順之至琅
邪内史
史臣曰臣觀自古承平之化必杖正人非常之業莫先
奇士當衰晉陵夷之際逆玄僭擅之秋外乏桓文内無
平勃不有雄傑安能濟之哉此數子者氣足以冠時才
足以經世屬大亨數窮之運乘義熙天啓之資建大功
若轉圜剪群凶如拉朽勢傾百辟禄極萬鍾斯亦丈夫
之盛也然希樂陵傲而速禍諸葛驕淫以成釁造宋而

乖同德復晉而異純臣謀之不臧自取夷滅無忌挾功名之大志挺文武之良才追舊而慟感時人率義而響震勍敵因機効捷處死不懦比乎向時之輩豈同日而言歟

贊曰劉生剛愎諸葛凶恣患結滿盈禍生疑貳安成英武體兹忠烈捨家殉義亾生存節檀實稜威身隕名飛魏終協契効績揚輝

晉書卷八十五



晉書卷八十五考證

劉毅傳知物情去已而彌復憤激○監本脱已字今從宋本增

晉書卷八十五考證